

高尔基文集

在 人 间



华龄出版社

高尔基文集

在 人 间



华龄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人间 / (苏) 高尔基著; 朵朵译. —北京: 华龄出版社,
1997. 2
ISBN 7-80082-580-9

I. 在… II. ①高… ②朵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-苏联-
现代②长篇小说-苏联-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1602 号

《在人间》

(苏)高尔基著 朵朵译

出版发行: 华龄出版社
(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 3 号)
邮编: (100034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富华彩印厂

850×1168 毫米大 32 开 12 印张 252 千字
199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—6000 册

ISBN7-80082-580-9/G·253

定价: 15.60 元

在人间

高尔基

华龄出版社

我来到人间，在一座城里大街上的一家“时式鞋店”里做学徒。^①

店里的老板是个矮胖子，他栗色的脸是粗糙的，牙齿青绿，湿漉漉的眼睛长满了眼屎。我觉得，他定是个瞎子，为了证实这一点，我便做起鬼脸来了。

“不要出怪相！”他小声严厉地对我说。

这对浑浊的眼睛，看得我很不好受；我不相信这种眼睛也会瞧得见，也许，他只是猜想到我在做怪象吧。

“我说了，不要出怪相，”他更低声地说，厚嘴唇几乎没动。

“别搔手，”他干巴巴地冲我直叨唠道。“记着，你是在城里大街上的头等铺子里当学徒，你就要象雕像似的站在门口……”

我不懂得什么叫做雕像，而且也不能不搔手。我的两条胳膊

^① 一八七九年秋，十一岁的高尔基在波尔洪诺夫的“时式鞋店”当学徒。

臂上，到臂肘为止，全是红瘢和脓疮，疥癣虫在里面咬得我难受极了。

“你在家干什么？”老板仔细地查看我的胳膊，问道。

我告诉他时，他摇晃着盖满了花白头发的圆脑袋，令人难堪地说：“捡破烂儿，这可比要饭还要糟；比偷东西还要糟。”

我得意地说：

“我也偷过东西呢。”

这时，他把两只象猫爪子一样的手在帐桌子撑着，还眨着眼睛吃惊地瞪着我，嘶哑着嗓子低声说：

“怎一么，你还会偷东西？”

我就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。

“唔，那倒是小事。可是你如果在我铺子里偷东西，比如鞋子、钱什么的，我就会把你关进牢里，一直关到你长大……”

他讲这句话时语气十分平和，可我却吓坏了，也就更讨厌他。

铺子里除了老板外，还有雅科夫的儿子、我的表兄萨沙和一个红脸的大伙计，他这个人很机灵，会纠缠人。萨沙穿着红褐色的长礼服、衬胸、散腿裤，系着领带。他很傲慢，从不把我放在眼里。

外祖父带我去见老板的时候，托萨沙照应我，教我。萨沙把眉头一皱神气活现地警告说：“那就叫他听我的话吧！”

外祖父把手放在我的脑袋上，按弯了我的脖子：

“你必须听萨沙的话，他不仅年纪比你大，而且职位也比你高……”

萨沙便瞪出眼珠向我叮嘱：

“你可别忘了外公的所说话！”

这样，从头一天起，他就趁势摆起老资格来了。

“卡希林，别老瞪着眼！”老板这样对他说道。

“我，我没有，东家，”萨沙低下头应了一声；可是老权还是唠叨个不休。

“别老唬着脸，顾客会当你是头山羊的……”

大伙计满脸陪着笑，老板难看地撇着嘴，萨沙红着脸躲到柜台后面去了。

我不喜欢这些谈话，里面好些话我都听不懂，有时觉得他们好象是在讲外国话。

每当女顾客进门的时候，老板便从衣袋里抽出一只手，摸摸髭须，满脸堆起了甜蜜的微笑，现出无数的皱纹，可是那对瞎子似的眼睛却并没有一点变化。大伙计挺起身子，两个胳膊肘贴住腰部，手掌恭敬地摊在空中。萨沙畏怯地眨着眼睛，极力想掩盖住凸出来的眼珠。我在铺子门口站着，悄悄地抓挠着手，留心观察他们买卖时的规矩。

大伙计跪在女顾客面前，奇妙地张开手量鞋子的尺寸。他两手直哆嗦着，小心翼翼地触着女人的脚，好象害怕把脚碰坏了似的。其实这位女客脚很肥，象一只倒放着的溜肩膀的瓶子。

有一次，一位太太抖动着脚，蜷缩着身子说道：

“哎哟，你弄得我好痒啊……”

“这个，是我们的礼貌……”大伙计急忙热心地解释。

他那纠缠女顾客的样子着实可笑，为了避免笑出声来，我转过脸来对着玻璃门，可是我总耐不住要瞧瞧他们做买卖的情景，因为大伙计那种动作使我觉得非常可笑，同时又觉得我永远也学不会那么有礼貌地张开手指，那么灵巧地给生人穿鞋子。

老板常常躲在柜台后面的账房里，同时把萨沙也叫进去，留下大伙计独自与跟女顾客周旋。有一次，他摸了摸一位棕色头

发的女顾客脚，然后把自己的拇指、食指和中指捏成一撮，吻了吻。

“哎哟！”那女人叫了一声。“你这个调皮鬼！”

他却鼓起腮吃力地说：“啧啧……啧啧。”

这时候，我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我怕笑得站不稳，手抓住了门把子，门被推开了，脑袋磕到玻璃门上，碰坏了一块玻璃。大伙计冲着我跺脚，老板用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敲我的脑袋，萨沙要拧我的耳朵。傍晚在回家去的路上，萨沙狠狠地说我：

“你这样胡闹，人家会把你撵走的！这有什么可笑的？”

他又解释道，大伙计得到了太太们的欢喜，买卖也就会兴旺起来的。

“太太们为了看看讨人喜欢的伙计，就是不需要鞋子也会特地跑来买一双的。可你，就是不明白！叫人家替你操心……”

我感到委屈，因为谁也没替我操心，尤其是他。

每天早晨，病恹恹的、爱发脾气的厨娘，总是比萨沙早一个钟头把我叫起来。我得擦好老板一家人的、大伙计和萨沙他们的皮鞋，刷好他们的衣服，烧好茶炊，给所有的炉子准备好木柴，把午饭的饭盒子洗干净。一到铺子里，就是扫地，掸灰尘，准备茶水，上买主家送货，之后再回老板家取午饭。在这个时候，我那个站铺门口的差事，便由萨沙来代替。他认为干这件事有失他的身分，就骂我道：

“懒家伙，叫别人替你做事……”

我觉得苦恼，寂寞。我过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，从早到晚，呆在库纳维诺区的砂土路上，在浑浊的奥卡河边，在旷野，在森林中。可是在这里没有了外祖母，没有了小朋友，没有了可以谈话的人，而生活又向我展开了它的全部丑恶的虚伪的内幕，

使我愤恨不已。

有时候，女顾客什么也没有买就走了，那时他们三个就觉得受到了侮辱。老板把甜蜜的微笑收敛起来，命令萨沙说：

“卡希林，把货物收起来！”

接着就骂人：

“呸！连猪也滚进来啦！蠢婆娘，呆在自个儿家里闷得慌啦，到人家铺子里来闲逛。如果是我的老婆，我可叫你……”

他的老婆是个黑眼珠，大鼻子，又瘦又干瘪的女人，常常跺着脚骂他，象对待奴仆一样地对他。

经常这样，他们见到熟悉的女顾客便殷勤地鞠着躬，说奉承话，送走她们以后，便不干不净地说起这女人的坏话来。那时候，我真想跑到街上去，追上那个女顾客，把他们背后说的话告诉她。

当然，我知道世上的人，彼此都在背后说坏话，可是这三个家伙谈论人的时候特别让人气愤，好象有谁承认他们是最了不起的人物，委派他们来审判全世界似的。他们总是嫉妒人，从不夸赞任何人，无论对谁，他们都知道一点什么短处。

一次，一个年轻女人走进铺子里来，她的双颊绯红，两眼闪闪发光，她披着黑皮领子的天鹅大氅，面孔象一朵鲜花似的露在毛皮领子上。她脱去外套，交给萨沙，显得更加漂亮。苗条的身材紧裹在碧灰色的绸衣中，两耳上的钻石亮得耀眼。她使我想起了绝代美人瓦西莉萨^①，我认定这女人一定是省长夫人。他们毕恭毕敬地招待她，象在火面前一样哈着腰，奉承话满口不绝。三个人象妖魔似的，满铺子跑来跑去，他们的影子映在橱窗的玻璃上，仿佛四边的东西都着了火，在渐渐地消失，

① 俄国民间故事中聪明坚强的美女。

眼看着就要变成另外一种样子，另外一种形状了。

她迅速挑选了一双高价的皮鞋，走了。老板咂着嘴发出哨声：

“母—狗……”

“干脆说，是个女戏子！”大伙计轻蔑地说。

于是，他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这位太太的好多情人和她的奢华的生活。

午饭后，老板在铺子后边的屋子里睡午觉，我打开了他的金表，在机件上滴了一点醋。我很痛快，看见他醒了以后拿着表走进铺子里来，慌慌张张地说道：

“怎么回事？表忽然发汗了！从来没有见过表会发汗！是不是要出什么祸事？”

尽管铺子和家里的事使我忙得不可开交，但我好象还是陷进了一种百无聊赖的烦闷中。因此，我常常想，得干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来，才能让他们把我撵出铺子呢？

满身雪花的行路人，默默地从铺门前走过，使人觉得他们好象是送葬到墓地去，因为耽误了时间，忙着去追赶棺材一样。马慢吞吞地拖着车子，很吃力地越过雪堆。铺子后边教堂的钟楼上，钟声每天都凄凉地响着——是大斋期了。钟声一下一下地象枕头撞着人的头，不觉得痛，却使人麻木和发聋。

有一天，我正在铺子门前的院子里，清理刚刚送到的货箱。这时教堂里那个歪肩膀的看门老头儿走到我的跟前。他软得象用布片做成的一样，穿着象被狗咬碎了的烂衣服。

“好小子，给我偷一双套鞋好吗？”他对我说。

我没有吭声。他在空箱子上坐下，打着呵欠，在嘴上画十

字^①，又说一遍：

“你给我偷一双怎么样？”

“不能偷！”我对他说。

“可是有人偷呀，给我老头几个面子吧！”

他和我周围的人不同，挺招人喜欢。我觉得他很相信我愿意替他偷，于是我答应从通风窗里塞给他一双套鞋。

“那好，”他并没显出高兴来，平静地说。“不哄人吗？嗯，嗯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不哄人……”

老头儿默默地坐了一会儿，用长靴底踩着肮脏的泥雪，用土烧的烟斗抽着烟。突然，他吓唬我说：

“要是我哄你呢？我拿了这双套鞋到你的老板那儿去，说是花半个卢布从你那儿买来的，那你怎么办？这双套鞋值两个多卢布，可是你只卖半卢布！说你去买好吃的了，那你怎么办？”

我发愣地望着他，仿佛他已经照他所说的那样做了。而他却依旧望着自己的长靴，吐着青烟，轻轻地继续用鼻音说道：

“比方说吧，要是我原来受了你老板的嘱托：‘你替我去探一探那小子，他会不会做贼？’那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给你套鞋，”我生气地说。

“现在你已经不能不给了，因为你已经答应了！”

他抓起我的手，把我拉到他的身边，用冰凉的指头敲敲我的脑门，懒洋洋地说：

“你怎么轻易就说：‘喂，拿去吧？！’”

“是你要我这样做的。”

“我要求的多着呢！我要你去打劫教堂，怎么样，你干吗？难道可以相信别人？哎，你这傻小子……”

① 俄国农民认为人打呵欠，邪气会跑进嘴里，所以要画十字避邪。

说完，他把我推开，站起身来：

“我不要偷来的套鞋，我又不是阔佬，用不着穿套鞋，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……你很厚道，到了复活节，我放你到钟楼上去撞撞钟，望望街景……”

“全城我都熟悉。”

“站在钟楼上，它可漂亮多了……”

他用鞋尖踏着雪地，慢慢地走到教堂拐角后边去了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暗暗担忧，忐忑不安地想：那老头儿当真只开玩笑，还是老板叫他来试探我呢？我也不走进铺子去。

萨沙闯进院子，大声吆喝道：

“你在搞什么鬼？”

我火了，举起钳子向他一扬。

我知道他跟大伙计常常偷老板的东西，他们把一双皮鞋或者便鞋藏到炉炕的烟囱里，等到要离开铺子的时候，便往外套袖子里一塞。我讨厌这种事情，也有点害怕。我还记着老板的吓唬。

“你偷东西吗？”我问萨沙。

“不是我，是大伙计，”他郑重地声明。“我只是帮他的忙，他说：你得帮个忙！我只好听从，要不然，他会给我使坏的。老板！他本人也是伙计出身，他什么都明白。可是，你可别乱说！”

他一边说一边照着镜子，学着大伙计的派头，不自然地伸开指头整理领带。他在我面前总是摆架子，耍威风，训斥我。当他吩咐我的时候，总是伸出一只手做着推开的姿势。我个儿比他高，气力比他大，但瘦削，笨拙。他却丰润、柔软、油光满面。他穿起长礼服、撒腿裤，在我看来很气派、很威风，可是却给人一种滑稽可笑的感觉。他很憎恶厨娘，厨娘确实是个怪娘们，说不准她是好人还是坏人。

“世上的事情中，我最喜欢打架，”她那黑亮、炽热的眼睛圆睁着说。“无论什么样的打架，我都觉得好，鸡斗、狗咬、汉子的拼打，我都觉得好！”

一碰到院里公鸡、鸽子斗架，她就放下手上的活儿，靠在窗口，出神地直望到斗完为止。她每天晚上都对我 and 萨沙说：

“你们这些小子，闲坐着多没意思，打打架多好呀！”

萨沙就生气地说：

“傻婆娘，谁告诉你我是小子？！我是二伙计啦！”

“我可不这么看，在我眼里，没有娶老婆的全是小子！”

“傻婆娘，傻脑袋瓜子……”

“魔鬼倒聪明，可是上帝不喜欢他。”

她的谚语尤其使萨沙生气。他就故意刺激她，但她轻蔑地瞟了他一眼说道：

“哼，你这个蟑螂，真是老天瞎了眼，错生了你！”

萨沙常常教唆我，要我趁她睡着的时候，往她脸上抹点鞋油或煤烟，或是在她枕头上插一些针，或者用别的方法跟她“开玩笑”，可是我害怕她。她睡得不死，常常醒过来。她一醒就点上灯，在床上坐着，直愣愣地望着墙角。有时候，她绕过炉炕走到我身边，把我摇醒，哑着嗓子说：

“列克谢伊卡^①，我有点害怕，睡不着，你和我聊聊吧！”

我迷迷糊糊跟她说了些什么，她默默坐着，身体摇晃着。我感觉到从她那热呼呼的身上发出了一种白蜡和神香的气息^②。我想，这女人快死了，说不定马上就会倒在地板上死掉。我心里

① 高尔基的名字阿列克谢的昵称。

② 东正教在为死者做安魂祭时要点白蜡和神香，此处意指厨娘已不久于人世。

害怕，就提高了嗓门说话，她却拦住我说：

“小声点！要是坏蛋们醒了，他们会把你当作是我的情人呢……”

她在我身边坐着，总保持着一个姿势：弓着背，两手放在膝盖中间，用瘦瘦的腿骨夹住。她胸脯很平坦，就是穿着非常厚的麻布衫，也可以看出一条条的肋骨来，象干透了的水桶上的箍子。她沉默了好久，又突然低声地说起来：

“我还是死了算啦，活着也只是受罪……”

或者，好象在问谁：

“这可活到头了，唔，是吗？”

“睡吧！”不等我说完，她就打断我的话，直起了腰，灰色的身影，悄悄地消失在厨房的黑暗中了。

“妖婆！”萨沙在背后这样叫她。

我便挑逗他：

“你当着面这么叫她一声！”

“你当我怕她吗？”

但他立刻皱了皱眉头，说道：

“不，我不当面叫，说不定她真是一个妖婆……”

厨娘瞧不起任何人，看见谁都生气，对我也一点不客气，每天早晨一到六点钟，就拉着我的大腿，叫喊道：

“别贪睡！快去搬柴！烧茶炊，削土豆！……”

萨沙醒了，就恨恨地说：

“你嚷什么，吵得人不得好睡，我告诉老板去……”

她那干枯的皮包骨头的身子，急急忙忙地在厨房里跑来跑去，一双睡眠不足的红肿眼睛朝萨沙瞪着：

“哼，老天爷瞎了眼，错生了你！我要是你的后娘，我就扯光你的头发。”

“这该死的家伙，”萨沙骂了一句，并且在去铺子的路上向我小声说：“一定得想法子把她撵走。对啦，在所有的菜里都偷偷放上一大把盐——如果样样菜都咸得要命，她就得滚蛋。要不，就倒上点煤油，你干吗发愣啊？”

“你怎么不干？”

他生气地哼了一声：

“胆小鬼！”

厨娘的死我们都看见了。她弯下腰去端茶炊时，突然倒在地上，好象被谁当胸推了一把似的，就那样默默地侧身栽倒了，两条胳膊向前伸着，口里流着血。

我们两个当时就明白她死了。可是却吓得直发愣，久久地瞧着她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后来，萨沙从厨房里奔出去。我却不知道怎样才好，把身子靠在窗边有光亮的地方。老板走进来，担忧地蹲下，用指头触了触她的脸，说：

“真的，死了……怎么回事呀？”

于是，他就走到屋角上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的小圣像面前，画了个十字，祷告之后，在前室里命令我：

“卡希林，快去报告警察局！”

来了一个警察，在屋子里绕了一圈，拿了一点小费，就走了。不一会儿又回来了，带着一个马车夫，他们俩一个扛头，一个扛脚把厨娘扛到街上去了。老板娘从前室里探进头来吩咐我：

“把地板擦干净！”

可是老板却说：

“幸好她死在晚上！……”

我不明白：为什么死在晚上好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萨沙用从来没有那么温和的声音说：

“别熄灯！”

“你害怕？”

他拿被子蒙住脑袋，躺了好久不作声。夜很静，仿佛正在倾听着什么，等候着什么。我仿佛觉得：钟声马上会响起来，全城的人就会乱跑、乱叫，乱作一团似的。

萨沙从被窝里探出鼻子轻声说：

“到炉坑上一块儿睡好吗？”

“炉坑上太热呀！”

他沉默了一下，又说：

“她怎么一下子就死了？真没想到妖婆……我睡不着……”

“我也睡不着。”

他开始讲起死人来，说死人怎样从坟墓中出来，在城里溜达到半夜，寻找自己的故居和亲人所在的地方。

“死人只记得城市，”他小声地说。“可是他记不清街道和房子……”

四周更加静寂，也似乎更加黑暗了。萨沙扬起脑袋问：

“要瞧瞧我的箱子吗？”

我很早就想瞧瞧他箱子里收藏的是什么东西。平常他用锁锁上，每次開箱子的时候，总是格外小心，要是我想望一眼，他就粗暴地问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啊？”

我表示同意之后，他坐起来，却并不下床，用命令口气叫我把他的箱子搬到床上，放在他脚面前。钥匙和护身的十字架一起拴在一条带子上，挂在他脖子上。他先朝厨房暗角那边望一眼，神气活现地皱着眉头，把锁打开，吹了吹箱子盖，似乎它很热似的，然后打开来，从里面拿出几套衬衣和衬裤。

半只箱子装满了药盒子、各种颜色的包茶叶的商标药、装

皮鞋油的盒子和沙丁鱼罐头盒等等

“这是什么呀？”

“你马上就会瞧见的……”

他两腿夹住箱子，弯腰在上面，轻轻地念道：

“愿上帝……”^①

我以为里边一定会玩玩具。我不曾玩过玩具，因此表面上虽然装作不稀罕的样子，可是看见人家有，还是不能不羡慕。象萨沙这么大的人都没有玩具，我很高兴，虽然他害臊藏起来，但我很理解这种害臊的心理。

打开第一个盒子，他从里面拿出一副眼镜框，架在鼻梁上，严厉地瞧着我：

“没有镜片也没有关系，本来就是这种眼镜。”

“让我戴一戴！”

“你戴不合适，这是黑眼睛用的，但你的眼睛是浅色的，”他解释着，装出老板的模样咳嗽一声，马上就害怕地向厨房扫了一眼。

皮鞋油盒里装满各式各样的扣子，他得意地向我说明：

“这些都是从街上捡来的，自己捡的。已经攒了三十七颗了……”

在第三个盒子里，也是从街上捡来的铜大头针、皮鞋后跟上磨损了的铁掌、皮鞋和便鞋上破的完整的扣子、铜的门把手、手杖上的破骨雕柄、一把姑娘用的梳子、一本叫《圆梦与占卜》^②的书，以及别的同样没什么价值的东西。

我捡破烂的时候，象这种不值钱的玩意儿，一个月就可以

① 《圣灵祈祷文》的起始语。

② 俄国十八世纪下半叶出版的一种浅陋的读物。